

杨志军藏地小说系列

修订版

伏藏 上

杨志军·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杨志军藏地小说系列

伏藏

上

杨志军著

修订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伏藏 / 杨志军 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3.10

(杨志军藏地小说系列)

ISBN 978—7—5354—5867—4

I. 伏…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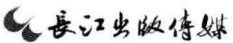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85651号

责任编辑: 杜东辉

责任校对: 陈琪

封面设计: 花语石工作室

责任印制: 左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00毫米×970毫米 1/16 印张: 44.25 插页: 6页

版次: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字数: 659千字

定价: 50.00元(上、下册)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写在前面

在西藏，人们常常会进入遥远的历史，去体验内心需要的生活，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和他的情歌便是每个人的体验和经历。他是神王、诗人、歌手和情圣，是西藏所有青春男女经久不衰的偶像，是所有女子的情人，是一个莲花芬芳、魅力无穷的秘密。而喇嘛们却警惕地强调着他的教主地位：我们崇拜他，就应该多念些经文，多行些善事，做一个好人。神圣的宗教情感和美丽的男女之爱被仓央嘉措融合成了一个形态，他因此成了一个僧俗共尊、妇孺皆知的人。

在我的意象里，仓央嘉措的爱情是液态的，如奶如水，它在坚硬直立的万山丛中，浇灌出了遍地的柔软和美妙。教主的地位和爱情的追求从一开始就成了灵肉抗衡的激烈比赛。但是我们知道，在所有的比赛中，爱情总是胜利者。美妙的情歌和撼天地、泣鬼神的爱情穿越时间的迷雾，抵达今天，从而使教主的身份日见彰显。遗憾的是，历史曾经全然误解了仓央嘉措，以为他是宗教的背叛者，是忤逆之僧。人们没看到信仰从来不拒绝爱，历史悠久且纷争不休的宗教，正需要爱的洗礼。和世界上其他宗教不同，佛教营造的不是外部环境而是心灵世界。心灵在肉体深处，于是有了通过肉体来表达的心灵之爱。这便是仓央嘉措爱情的起源。

仓央嘉措是一个悲壮的胜利者，他付出了达赖喇嘛的地位和权力，付出了生命，却用爱情与情歌，把灵魂推向了辉煌与永恒；用惨烈的命运，让整个西藏为他疼痛。忧伤的西藏为了一个活佛的爱情悲剧而愈加忧伤。可以说，由于仓央嘉措的存在，整个藏传佛教变得温情脉脉，人民不是原谅了他，而是放逸了他，激赏了他。西藏的信仰因此而深广，狞厉的神像背后，严格的戒律之下，不可遏止的，是巨大的爱情温暖。有了仓央嘉措，西藏每天都是情人节。这个来自民间的歌手和来自天上的诗人，用脍炙人口的诗歌宣布了爱情的发生，并以此教化他的人民，培育着天地间最美好的感情。

与此同时，仓央嘉措用情爱的眼泪，撕裂了理想与现实决然冲撞的严酷，撕裂了历史与宗教的刻板。宗教流泪了，是悲泪，也是喜泪。他用自己的血肉

填平了凡圣之间的沟壑，让宗教与世俗一马平川；用无所畏惧的生命激情尝试了生佛平等的至高境界，实现了佛性与爱情的水乳交融。他给古老而严谨的格鲁派注入了人性的血液，格鲁派顿时显得飞扬灵动，山高水长。这个包容而宽松的宗教，那些浪漫而朴素的教民，温暖了仓央嘉措及其情歌，弥合了西藏的裂隙——尽管历史上各个教派之间为着理念、权力、教民、属地迸发着残酷的争斗之光，但他们无一例外地拥戴并沐浴着仓央嘉措这颗爱情的太阳。

仓央嘉措，佛法密宗的最高修持者，永恒不衰的西藏代言，信仰的灵魂。从这个意义出发，我清晰地看见了《伏藏》的读者：

谨以此书献给：

有灵魂的人

和

寻找灵魂的人

目 录

写在前面 / 001

开端 / 001

第 一 章 地下预言 / 004

第 二 章 七人使团 / 029

第 三 章 迁识夺舍 / 049

第 四 章 因缘时节 / 071

第 五 章 仁增旺姆 / 092

第 六 章 登临宝座 / 116

第 七 章 万玛之踪 / 142

第 八 章 伊卓拉姆 / 173

第 九 章 情爱印戳 / 201

第 十 章 血咒殿堂 / 232

第十一章 吉彩露丁 / 262

第十二章 山魃之泪 / 294

开 端

在人们关于察雅乌金事件的记忆里,最初的景象是这样的:

十一个孩子被白色裹尸布紧紧包裹着,在亚特兰大林肯中学的草坪上排成了一列。刚刚还是稚嫩而鲜艳的生命,在被剥夺了生长的权利之后,显得比整个亚特兰大都要沉重。距离十一具尸体大约五十米,还有一具尸体,一看就是成人的。仿佛即使死了,也不能再让他冲过去吓着孩子,警察在这具尸体周围拉起了警戒线,无声地告诉别人,就是他,这个叫察雅的法师在两个小时前,冲进校园,枪杀了十一个孩子后自尽。

察雅法师是印度人,来美国已经五年了,他和来自尼泊尔的乌金喇嘛共同创办了“北美乌仗那坐禅中心”,收徒讲经,弘扬佛法,受到许多人的爱戴和敬信。一个慈悲为怀、以救度众生为己任的法师怎么可能如此残酷地去杀人夺命呢?

谁也不理解,包括乌金喇嘛。乌金喇嘛的不理解里蕴含了一层更加深广的忧虑,那就是察雅法师摧毁的不仅仅是信徒们对他本人的依赖和崇拜,而是佛教在东方之外的确立和发展。他挑战了宗教的存在,用血肉横飞的恐怖手段告诉人们:一个迷惘空虚、精神危机的时代已经来临,人类将重新审视灵魂的皈依,重新选择信仰,佛教还能是信仰的天堂吗?拯救世界,首先要拯救自己。乌金喇嘛向自己的本尊神西印度乌仗那诞生的莲花生大师发誓,一定要调查清楚,给教界信众一个合理的解释。

调查开始了。让乌金喇嘛吃惊的是,就在同一个月里,疯狂杀人的还有意大利天主教卢卡教堂的亚西尔神甫、英国基督教慈恩会的万彼得牧师。亚西尔神甫是举枪潜进一所大学,枪杀了八个学生和一个老师后被警察击毙;万彼得牧师挥刀在热闹的特拉法加广场,杀死两人杀伤三人后,又闯进幼儿园,把孩子们劫持到十一楼顶层,一个一个扔了下来,最后他跳下来摔死了自己。更重要的是,他们三个人:察雅法师、亚西尔神甫、万彼得牧师都有一个共同的经

历,那就是半年前都遭到过新信仰联盟的绑架。

乌金喇嘛在因特网上查找有关新信仰联盟的信息,意外地读到了《纽约时报》关于万彼得牧师被绑架一个月后获释的报道。报道援引万彼得牧师本人的话说,绑架者强迫他们强健肌肉、练习射击、刺杀活着的动物和模拟的人体,强迫他们每天吃三种肉:鸡肉、猪肉、牛肉。这些鸡、猪、牛用特殊的配方饲料喂养,能够无限激发人的贪欲、仇恨、愚痴。还喝一种白色的甜饮料,甜饮料是新信仰联盟的最新科研成果,能够让人的罪欲和恶念变得不可抑止。晚上只准睡三个小时,其余时间要么放女人进来强迫性交,要么看录像节目,节目都是新信仰联盟自己制作的短片,有信徒们互相残杀的,有如何抢劫银行、抢劫行人、抢劫住宅的,有如何棍棒杀人、刀具杀人、枪械杀人的。最让他痛苦不堪的是做一种歹徒杀死上帝的游戏,他做了,一边做一边忏悔。万彼得牧师说,原本以为这样训练之后,他们将被派去杀人越货、制造骚乱,或者参与战争,没想到放了出来,所有被绑架的信徒都放了出来。“现在好了,噩梦终于过去,我祈求上帝宽恕我,啊,那些不堪回首的罪恶。”

乌金喇嘛看到这里后长叹一声,真正的噩梦直到最近才显现它的狰狞,万彼得牧师和他的难友终于在五个月之后按照绑架者的意图达到了训练和改造的目的。

是因为绑架者还在威逼和强迫他们吗?问题肯定不那么简单。乌金喇嘛知道,如果仅仅是面对强迫,察雅法师宁肯自杀也不会杀人。

一种猜测让乌金喇嘛的执着变得疯狂,他想和新信仰联盟取得联系却找不到任何门路,只好在因特网有关察雅法师、亚西尔神甫、万彼得牧师特大杀人案的记载后面留下自己的挑战:“你们敢绑架我吗?你们的强迫改造对我是不起作用的。我是禅定之王,我有足够的信力不受任何外来邪毒的影响。”

一个星期后,就像乌金喇嘛期待的那样,他在“北美乌仗那坐禅中心”门外的广场上遭到绑架。又过了一个月,就像察雅法师、亚西尔神甫、万彼得牧师那样,他被绑架者释放。所不同的是,乌金喇嘛的狰狞并不是出现在五个月之后,而是提前到了五天之后,自戕发生了:乌金喇嘛在人流攒动的广场上脱光自己,用一把双刃刀在身上戳出了七七四十九个窟窿,边戳边笑,好像他不疼,好像疼痛才是他的享受。禅定之王的信念轰然崩溃,新信仰联盟再一次证明了他们的成功。但这显然还不是新信仰联盟训练和改造乌金喇嘛的最后目的,乌金喇嘛没有死,他被及时送进了医院,身体康复之后,他悄然失踪了。

乌金喇嘛失踪后,人们在他住处的墙上看到了他的留言:

用一号配方饲料喂养鸡,用二号配方饲料喂养猪,用三号配方饲料喂养牛,用四号配方制造甜饮料。鸡肉暴发贪欲,猪肉暴发仇恨,牛肉暴发愚痴,甜饮料暴发一切罪欲和恶念。不可抑止,不可抑止。

当所有的饮食都变成摧毁的动力,我们的,不,你们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利他、救度、天堂、理想等等,就不会再有了。

他们,不,我们肌肉强健,体力发达,蛇蝎心肠,凶狠残暴,精通各种杀人技巧。我们要摧毁天堂和梦想,摧毁所有人的精神,摧毁全世界的信仰。我们来自地狱,我们创造地狱。

他来了,不,我来了,我是乌金喇嘛。

快打开《地下预言》,快启动“七度母之门”。

乌金喇嘛去了哪里?他将要干什么?人们等待着,就像提心吊胆地等待着一起骇人听闻的血案、一场毁灭性的地震、一个象征宗教末日的“圣徒丑闻”。

几年过去了,谁也不知道一起与乌金喇嘛有关的轮船杀人案已经发生。这个案件的最大特点并不是杀了人,而是杀了人后没有走漏半点风声。被害人死在穿越孟加拉湾的时候,他被一根绳子勒住了喉咙,死前恐怖地指着凶手说:“你是乌金喇嘛,我知道你想干什么。”然后就说不出话来了。凶手在黑夜笼罩的甲板上抱起他,把他扔进了大海。

风平浪静。

第一章 地下预言

1

马上就要揭晓了。坐落在北京北四环东路安慧里的西藏礼堂座无虚席，所有人都安静下来，望着舞台上以喜马拉雅山为背景的大屏幕。客串主持的女歌星阿姬身穿艳丽的节日藏袍，声音激动得有些颤抖：“5、4、3、2……”

中国藏学研究院和藏学大众网组织国内外一百多名藏学爱好者和数百名网友现场评选两千年以来最有影响力的西藏人物，前二十名已经揭晓，现在揭晓的是第一名。

“1——”阿姬把声音拖得长长的，期待着这样的效果：就在她的倒计时戛然而止的同时，大屏幕上出现第一名的名字。

但是期待的效果并没有出现，大屏幕哗的一闪，黑屏了。礼堂里响起一片“哦哦”的疑问，然后又是鸦雀无声，人们惊讶地瞪着阿姬。从后台匆匆上来一个人，把一个白色信封交给了阿姬。

阿姬抱歉地笑了笑，幽默地说：“看来第一名西藏人物果然最有影响力，当他希望由我来宣布他的名字时，大屏幕只好关灯闭嘴。”她把信封打开，拿出一张粉色纸，愣了一下，又释然而笑，仰起头，用响亮动听的声音说，“最有影响力的西藏人物第一名是……”突然她打住了，像是要吊足大家的胃口，又像是出于一个藏族女人天性的真诚，她说，“此刻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我觉得我根本不配直接说出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只能让最有资格的人告诉大家，有请雅拉香波副研究员上台。”

会场一片沉默。阿姬愣了一下，突然反应过来，又说：“雅拉香波副研究员有一个让姑娘们想入非非的笔名和网名，那就是‘香波王子’。”

立刻有了掌声,然后是轰然响起的议论。所有人都知道第一名是谁了,因为在座的人中,只有香波王子出版过两本关于他的著作,一本是情歌研究,一本是生平研究。他有一个响亮到令人窒息的名字:仓央嘉措。

长发飘飘的香波王子大步走上台,从阿姬手里接过那张粉色纸,看了一眼,又接过话筒说:“我期待的就是这样的结果,真的,这是一个美丽动人的结果。”然后就如痴如醉地唱起来:

喇嘛仓央嘉措,
别怪他风流浪荡,
他所寻求的,
和人们没有两样。

唱完了,他说:“对我来说,我的故乡西藏是妈妈和情人的组合,它给我的是爱与生命的盛宴,是广袤的恩典里仓央嘉措的永世不衰。它让我从此知道,时间是最强大的力量,而宇宙中除了爱的发展,没有别的时间。仓央嘉措占领了时间的源头,便让西藏的历史变得温醇而饱满。是的,历史宠爱着人类,所以给我们创造了仓央嘉措,他在爱情中痛楚,在苦难中美好。他把对自由和幸福的追求,强调为人类的天性,引领西藏和我们超凡脱俗,让整个世界都来仰视谛听那钻石一样光彩夺目的情歌。西藏,隐藏着最伟大的宿命、最奢侈的苍凉和最奥博的秘密,那便是仓央嘉措式的爱与被爱。假如让我从辞海里寻找一个最有价值的形容词,我愿意选择‘仓央嘉措’,它代表爱情、勇敢、坚忍、温暖、崇高,还有青春男女的憧憬;假如让我用一个词赞美我心中唯一的菩提树,我会用仓央嘉措来比较,然后说它‘太仓央嘉措了’……”

香波王子真希望自己一直说下去,但他不能,从上台到现在,口袋里的手机一直在震动。他把粉色纸和话筒还给阿姬,走下舞台,沿着过道一直走向礼堂外面。

2

香波王子拿出手机一看,是边巴老师打来的。

边巴老师的声音微弱得就像蚊子哼哼:“只有你了,现在只有你了。”

“有事儿吗，边巴老师？”他心说这个老牧民，又怎么了。

声音更加微弱了：“快来，快来……中日友好医院……”咚的一声，好像手机掉到了地上。

边巴老师病了？什么病？他迄今没有成家，孤身一人生活，谁在医院伺候他？香波王子开上自己心爱的“jeep 牧马人”，二十分钟后赶到了中日友好医院。

不是疾病，是车祸。边巴老师死了。

香波王子在医院太平间看到了边巴老师的尸体，惨不忍睹的样子吓得他回身就跑。他来到急救室的医生面前，惊骇地打着哆嗦，戴在脖子上的一把鹦哥头金钥匙也跟着哆嗦起来。他问道：

“人怎么可能撞成那个样子？肇事司机呢？”

“你不是肇事司机？”

“我叫香波王子，是他过去的学生。”

“香波王子？正好，这个给你，他一直在等你，你早来十分钟还能见他一面。麻烦你通知死者的亲属。”

医生把一个手机和一份遗嘱交给了香波王子。遗嘱只有一行字：

手机送给香波王子。边巴

香波王子问道：“那你就不知道是谁把他送到医院来的吗？”

医生说：“送他来的人很快就走了，说要去报警，到现在还没回来。”

更不可思议的是，遗嘱居然是给他的。他虽然和边巴是师生关系，却一点也不亲密。边巴老师瞧不起他这个学生，说他风流浪荡，不务正业，整天就干一件事儿，那就是浪费才华。他也公然顶撞自己的老师：不要以为我在做你的学生时有过几年的风流浪荡，就永远会风流浪荡。如果你不改变看法，我们就没法交流了。再说了，就算我离校以后还会风流浪荡，那也是缘缘相碰的结果，有本事你也浪荡啊，你没有缘分，还浪荡不来呢。至于不务正业嘛，那是你的偏见，你不能让你的学生都把时间和精力花在你的研究项目上，整天给你查资料，抄手稿，甚至替你写文章。我有我的兴趣，我的时间只能花在我的研究项目上。他跟着边巴老师读完了硕士，本来是可以留校的，却因为不愿意做一个边巴老师指导下的助教，先去藏学大众网做了一年编辑，后又调入中国藏学研究院做了一名普通研究人员，不久便晋升为副研究员。

但是他们毕竟没有决裂,离开学校四五年了,每年香波王子都会打一两个电话给边巴老师,把自己在女人和学问那里释放不完的精力变成调侃送进老师的耳朵。边巴老师就像一个巫师用恶毒的语言诅咒着这个被他称为魔鬼的学生,却始终不会真的生气,临了还要叮嘱学生:“你能喜新厌旧一辈子?赶快把对象确定下来,结婚,生子,安家,在北京找不到好姑娘,就回西藏去找,千万不要在作风问题上给你的老师丢脸。”香波王子总是说:“你怎么知道北京没有好姑娘?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确定下来。你自己到现在连老婆都没有,还说我呢。”

有时候边巴老师会说:“多做学问多读书,要对得起中央民族大学对你的培养。”

香波王子反唇相讥:“我在中央民族大学什么也没学到,就学到了《地下预言》,知道了‘七度母之门’。”

真实的原因终于显露了:他们共同痴迷的就是破译《地下预言》,发掘‘七度母之门’的伏藏,之所以还能保持联系,就是想探测对方有了什么进展。

当然是探测不到的,谁对谁都会保密。

这会儿,香波王子一边抽烟,一边打电话给边巴老师现在的研究生梅萨,听话的却是另一个研究生智美。香波王子怒气冲冲地说:“你们连手机都开始共用啦?老师不在,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打狗’了是不是?”“打狗”就是幽会,草原上的男人必须闯过牧羊狗的防线,才能接近心爱的姑娘,没有胆量打狗,幽会是不可能的。这样的话在平时就是玩笑,但现在开什么玩笑?他觉得自己说错了,就悲惨地吼一声:“老师死了,还不赶快过来。”

打完了电话,香波王子再看遗嘱,突然一个警醒:我既不是他的学术门徒,又不是他的亲人子嗣,他送给我手机干什么?他打开手机,把所有信息检查了一遍,最后在发件箱里看到了边巴老师储存的短信。

香波王子,请记住仅属于你的使命,请开启“七度母之门”。

毁灭伏藏的阴谋已经开始,你必须和时间赛跑。速找阿姬。

短信是出了车祸以后写出的,还是早就拟好了的?但不管什么时候,都说明边巴老师死前已经强烈感觉到了危险的逼近,他很可能是被谋杀的。可拟好的短信为什么没有发出去呢?也许他意识到短信可以在电讯台查到记录,就选择了用遗嘱把手机交给我的办法,这样一举两得,既能让我看到短信,又

能保证不把“七度母之门”的消息泄露给别人。更重要的是，短信跟《地下预言》里的内容是对应的，这种对应让他不得不相信边巴老师正在接近“七度母之门”的伏藏，正是这种接近给边巴老师带来了杀身之祸。

香波王子迅速揣好边巴的手机，出了医院，大步走向医院旁边的停车场，看到牧马人前面搭着一件衣服，一把揭起来，扔到了地上：什么破烂，也敢搭在我的车上。再一看，保险杠脏兮兮的，有头发，有血迹，还有轻微的凹痕。

怎么回事儿，谁撞了我的车？他警觉地四下看看，没看到什么，心里惦记着《地下预言》以及“七度母之门”，急忙钻进牧马人，走了。

半路上，他给阿姬打了电话：“你这会儿在哪里？我必须见到你，立刻。”

香波王子刚刚离开的中日友好医院里，出现了边巴的两个研究生梅萨和智美。他们来到太平间，流着眼泪，抽出了写着边巴名字的大抽屉。

智美打开裹尸布的一角，看了一眼，就惊叫起来：“你别看。”然后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梅萨的眼睛，“赶快离开这里。”他脸颊上有一块陈旧的伤疤，一喊叫伤疤就颤跳不已。

他们立刻报警。十分钟后，警察来到医院太平间，看过了尸体，又来到了医院门口的收发室了解情况。收发室的人说：“那人是抬进来的，抬进来时还活着。”

警察知道不可能从肇事现场直接抬到医院，便来到医院旁边的停车场。

停车场的人想都没想就说：“是从一辆黑色牧马人上抬下来的。”

警察说：“牧马人是英国车，比较少见，你居然认识？”

那人说：“我在停车场干了十几年了，什么样的车没见过。”

3

一个小时后，香波王子走进了阿姬在北京甘露漩花园小区的别墅。这是一栋豪华别墅，阿姬不像其他生活在北京的藏族人，会在自己家里铺上藏毯和卡垫，挂起唐卡和哈达，摆上藏式家具和藏艺饰品，供起怙主菩萨和吉祥天母，鲜艳浓丽得如同进了西藏文化博物馆。她家里基本不体现藏族风格，简单、明快、前卫，北京话叫“一水儿”的欧风美雨。

但是她穿着无袖彩袍“拉姆切”，只要在家里，她就会穿起这种藏式仙女

装。仙女装本来是藏族的戏装,她却把它当成了家常便服。照香波王子的说法,她戏里戏外都是仙女,自然戏里戏外都得穿上仙女装。

香波王子一进门,像以往一样拥抱阿姬,却没有以往的激情。阿姬正奇怪,香波王子说:“是边巴老师让我来的。”

“他为什么让你来?”

“也许你会告诉我。”

阿姬把他带到客厅沙发后面的桌子前,指着电脑说,“坐下,好好看看。”

香波王子晃了晃鼠标,早已打开的电脑立刻显示了“藏学大众网”,搜索出的条目是:《地下预言》与“七度母之门”。

香波王子说:“没想到你对这个也感兴趣?”

阿姬坐到他身边说:“很感兴趣,我想听听你怎么说,就算是给我上课吧。”

香波王子审视着她,认真地说:“我怎么觉得你就是‘七度母’中的一个度母呢,神秘而遥远。”

阿姬嫣然一笑,就像在舞台上唱歌那样,优雅地挺起了胸脯。

香波王子说:“你知道,我们中国的佛教有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又有许多流派,主要有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觉朗派和格鲁派等,无论哪一派都包含了以研修佛理为主的显宗和以修炼身体为主的密宗。其中俗称黄教的格鲁派是近三百多年在西藏获得统治地位的流派,影响遍及青海、内蒙、甘肃、四川、云南以及整个蒙古国。格鲁派在藏区有两大世系传承,一是达赖世系,一是班禅世系。”

阿姬温和地说:“你能不能直接进入主题?”

香波王子说:“这就进入。在两大世系如此广阔的流行范围内,‘七度母之门’一直是一个古老的传说,传说它是一千多年前,西藏所有教派的密宗祖师、来自印度乌仗那圣地的莲花生离开西藏时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伏藏。伏藏发端于莲花生大师,是大师传承佛教的重要手段,即把经文教典埋藏起来,等到百年千年之后的某个机缘成熟、众生需要的时期,由觉醒者和具缘者发掘出来,成为佛法再生的依据。但是对待‘七度母之门’,莲花生大师并没有像对待其他经教典籍那样,伏藏于山岩、湖泊、寺庙、佛像以及无垠的虚空中,而是伏藏在了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内心深处和意识当中。也就是说,作为莲花生大师的转世,仓央嘉措是伏藏的承载者和执行者,因此伏藏又被看做是仓央嘉措的遗言。”

阿姬似有疑虑:“仓央嘉措遗言?”

香波王子肯定地说：“千真万确。三百多年前，就在二十四岁的神王仓央嘉措离开西藏不久，有人得到空行母的授记，在西藏一个叫鲁纳羯的地方发现了《地下预言》。《地下预言》里有好几个预言，但主要预言的就是‘七度母之门’。它一方面说，在世界重新开始选择信仰、选择精神出路的时代，‘七度母之门’是迷惘危机之中唯一的法门，是佛教走向未来世界的希望；一方面又说，仓央嘉措作为被政教摧残迫害的一代神王，他的遗言包含了他对苦难经历的诉说和对残酷迫害的诅咒，它将摧毁天堂和梦想，摧毁人类的精神和政教的信仰，它来自噩梦，它将创造噩梦。更重要的是，《地下预言》指出了‘七度母之门’伏藏于何处，还说‘世间有名仓央嘉措者是成就七度母之门的第一人’。因此它被看做是开启‘七度母之门’的‘授记指南’。”

阿姬问：“‘授记指南’？你是说根据《地下预言》，就能发掘到莲花生大师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伏藏‘七度母之门’？”

香波王子说：“理论上是这样。关于‘七度母之门’，《地下预言》的‘指南’是这样的：

拥有七个名字的人，心胸含露佛母的法音，天神已经决定你
和圣者出生的日子，那是开启千年沉思之门的钥匙。

文殊道场的中央，四百八十四神像，千百亿化身之佛，来自
煖热山国的菩提树，身后是七度母之门。

你要打开七度母之门，走向最后的伏藏，要记住七世佛的
裙摆后面，黑色的大玛瑙，哪一串，第几颗，撼几下。

“自从《地下预言》问世以后，‘七度母之门’就成了佛教最神秘也最有争议的法门，有人赞美它，视它为圣教的根本、最高的法门，殚精竭虑而没有结果；有人仇视它，说它是毁教之门、叛誓之法，极言其恶劣、垢毒、黑暗，却又无法灭除它。总之无数高僧为它而怒，无数大德为它而喜，怒喜之间就有了明争暗斗、你死我活。但不管对它的仇视多么深刻，中国藏区几乎所有具备活佛转世传承的寺院，都有研究《地下预言》、试图开启‘七度母之门’的活佛喇嘛。只不过各个寺院的研究独立而机密，它拒绝交流，禁绝暴露，谁也不了解研究的进展。只有一点教界教外都知道，那就是研究没有结果，因为《地下预言》告诉人们：

打开七度母之门的结果，将不胫而走，在众生陷入迷惘之日，它是佛法圆满的太阳般的见证。

“没有结果并不等于已经终止，实际上对《地下预言》的研究和对‘七度母之门’的发掘，早已演变成了佛法密宗的修炼手段，一直都在‘暗道’里进行。‘七度母之门’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是最后的伏藏、唯一的法门、未来的希望？数十代佛子各自为阵的探索始终没有结果却为什么还在各自为阵？蒙昧弥漫着历史，覆盖了‘七度母之门’，大家习惯于密守陈规、孤静独立地修炼该法，却没有一个人像率真的孩子那样问问身边的人：‘你看到什么了？’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雍和宫的老喇嘛阿若·炯乃。阿若·炯乃喇嘛显然属于‘七度母之门’的赞美派和修炼者，他肯定不是第一个探究原因的人，但绝对是第一个打破沉默、公开挑战密守习惯的教界高层人士。”

香波王子从“藏学大众网”中找到阿若·炯乃的博客，指着一篇文章说：“阿若喇嘛是这样说的：‘先逝的尊者、敬信的上师哪一个给了我们固步自封的教诲？莲师赐予我们共有的光辉，而我们却互相保密、心念相隔，这是迄今为止亿万叩拜都不能打开七度母之门的唯一原因。’同时阿若喇嘛还公布了他的冥想成就：

七度母之门——北京雍和宫

“阿若喇嘛说：‘现在缺少的就是钥匙。开启七度母之门的钥匙在哪里？谁是灵魂相托的福田？谁是口耳相传的法嗣？谁是心念相印的仙人？’看见了吧，阿若喇嘛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和地址。遗憾的是，他的冥想成就已经公布一百零七天了，全世界没有哪个寺院、哪个教派、哪个活佛喇嘛、高僧大德、教授学者做出任何回应，一片沉寂。”

阿姬说：“你不是在这里发了一个帖子吗？”

香波王子说：“那只表明我关心‘七度母之门’，不算回应。”

阿姬问：“你为什么不做出回应？”

香波王子站起来，摊开两手说：“这还用问吗？我不是灵魂相托的福田，不是口耳相传的法嗣，不是心念相印的仙人，我研究了几十年，连到底有没有钥匙都不知道。”

“也许得来全不费功夫，当你对寻找钥匙绝望的时候，钥匙会自动朝你